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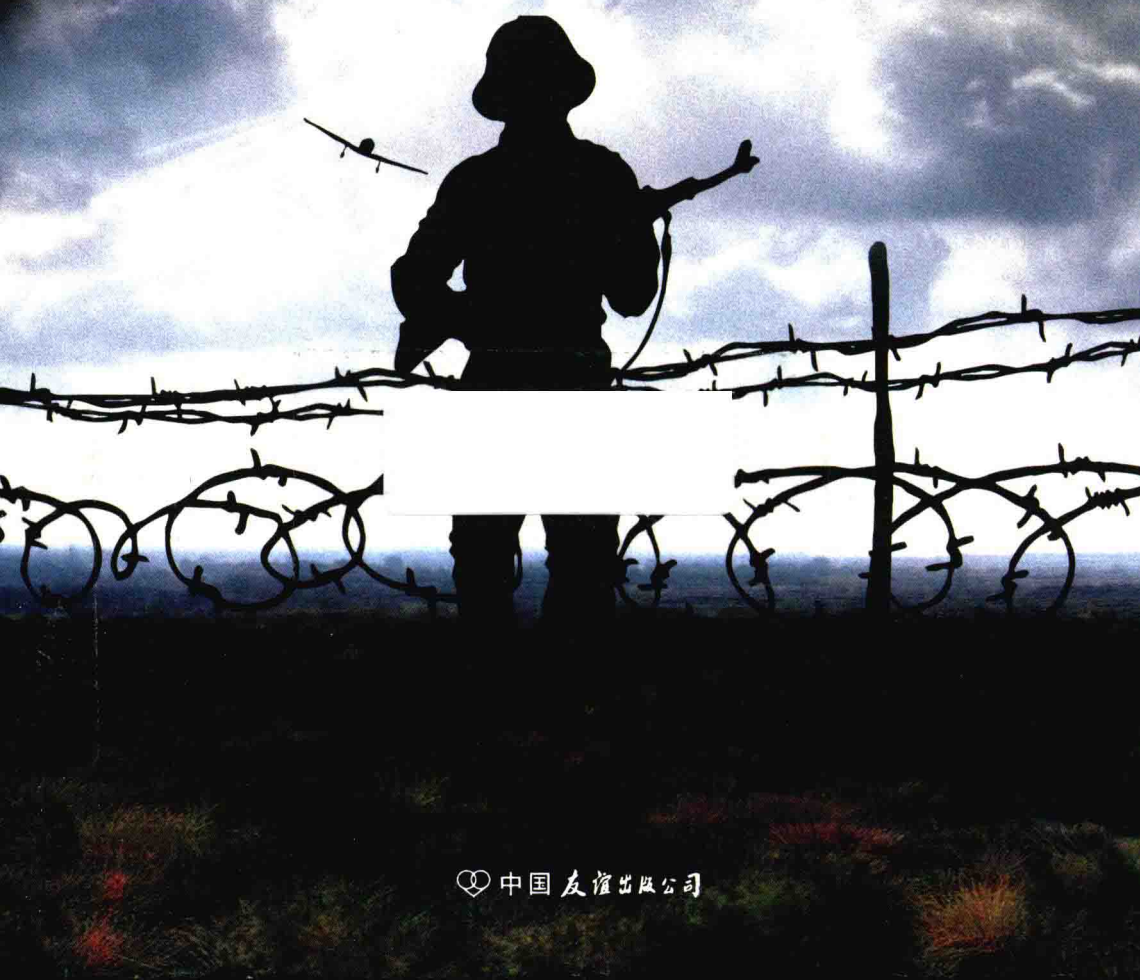
杀死一切会动的东西



美国人眼中的越南战争

(美) 尼克·特斯 [Nick Turse] 著 李隽旻 译

Kill Anything That Moves
The Real American War in Vietnam



杀死一切 会动的东西

美国人眼中的越南战争



(美) 尼克·特斯 [Nick Turse] 著 李隽旻 译

Kill Anything That Moves
The Real American War in Vietnam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杀死一切会动的东西：美国人眼中的越南战争 / (美) 特斯著；
李隽旸译.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6.6

书名原文：Kill Anything That Moves: The Real American War in Vietnam
ISBN 978-7-5057-3717-4

I. ①杀… II. ①特… ②李… III. ①越南战争—史料 IV. ①K333.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86001号

KILL ANYTHING THAT MOVES: The Real American War in Vietnam
by Nick Turse

Copyright © 2013 by Nick Turs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Beijing Xiron Books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enry Holt & Company, LL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6-4226

书名 杀死一切会动的东西：美国人眼中的越南战争

作者 尼克·特斯 著

译者 李隽旸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格 710毫米×1000毫米 16开

17.5印张 253千字

版次 2016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3717-4

定价 45.0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行动，而非失常

1971年1月21日，越战老兵查尔斯·麦克杜夫向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写了一封信，说他对美国在东南亚的战争感到恶心。麦克杜夫多次见证，越南平民被美军及盟军士兵虐待、杀害。麦克杜夫还发现，美国的军事法律体系完全无力对这些行为追加惩罚，真是叫人悲叹。“也许您的顾问们还没有告诉您，”他向总统写道，“但是，比起美军在越南其他地方犯下的类似罪行，美莱村发生的罪行不值一提。”这封信是他亲手写就，长三页。在信的最后，他慷慨激昂地恳求尼克松，不要让美国继续卷入这场战争。

白宫将这封信交由国防部来回复。几个星期后，陆军的部队人事政策主任小富兰克林·戴维斯少将给麦克杜夫回了信。“这真是不幸，”戴维斯写道，“在战区内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他将探究到底发生何事的责任扎扎实实地推回

给了这位老兵。“我建议你，”他写道，“马上向负责这些事务的部门汇报这些情况。”这封回信只有四句话，并没有告诉他应该如何去联系美国陆军刑事调查部门。这封回信只是向他空泛地保证：“美国陆军从不容忍无意义的屠杀，也不容忍漠视人类生命的行为。”

这种保证就是美国军方的官方立场，一直如此。在很多情况下，这也就是美国公众对此类事件的理解。今天的越战史研究中，只要是与战争罪行和平民苦难相关的研究，其语境就仅仅是个单一事件：麦克杜夫提及的美莱村大屠杀。虽然这一事件已经成为许许多多书籍和文章的主题，但是美国士兵犯下的所有其他暴行基本上从公众的记忆中消失了。

美莱村发生的事情有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怖，无从否认。1968年3月15日晚上，美军第23步兵师第20步兵团第一营C连连长欧内斯特·梅地纳上尉向他的士兵们下达指令，计划次日开展行动，他们平时把要开展行动的那个地方叫作“粉镇”（Pinkville）。该部队成员哈利·史丹利回忆道，梅地纳“向我们下令‘把这村灭了’”。步兵萨尔瓦多·拉马尔蒂纳所记得的梅地纳的话，与此只有少许出入：他们要“杀掉所有能喘气的”。炮兵部队前方观察员詹姆斯·弗林想问：那么妇孺是不是也算该杀的？这时，另外一名士兵也发问了：“妇女和儿童我们也要杀吗？”梅地纳回答：“不留活口。”

第二天早上，士兵们攀爬搭上了直升机，以为直升机会将他们带到“激战中的着陆区”，以为迎接他们的将是敌军的炮火。然而，他们没有看到越南敌军的劫掠和战斗，进入美莱村的美国人只遇到了平民：妇女、儿童、老人。很多人还在烧着米饭，做着早餐。尽管如此，一名C连士兵遇难之后，梅地纳的命令开始得到执行。C连其他士兵展开了杀戮。他们杀了所有的。他们杀了所有会动的。

这支部队的人分成小队前进，他们的急速跑动吓到了鸡，他们的猛烈冲撞吓到了猪，奶牛和水牛在茅草屋里低哐。他们冲进屋子里寻找掩护的时候，枪杀了

原本在自己家里坐着的老人和孩子。他们向屋内扔手榴弹之前，甚至都懒得朝里看一眼。一名军官揪着一个女人的头发，用手枪射杀了她。一个女人抱着孩子从家里出来，立马就被击倒。小小的婴儿倒在了地上，另一名士兵用他的M-16自动步枪向这孩子开了枪。

在四个多小时的时间里，C连有组织地屠杀了500多名非武装人员。这些受害者中，有些是被一个两个地杀掉的，有些是被一小组一小组地杀掉的，还有更多人是被集中在一条排水沟里惨遭杀害的。无疑，那条排水沟将成为一个声名狼藉的死亡之地。他们没有遇到反抗。他们甚至在大屠杀的间隙还静静地休息了一会儿，吃了午饭。同时，他们还强奸妇女和小女孩，碎尸，有系统地放火烧房子，还污染这个地方的饮用水。

地面上有许多目击者，空中有更多的目击者。美军士兵与直升机机组人员完全能够看到不断堆积的平民尸体。然而，军方在最开始发布这次袭击的消息时，将这次袭击描述成一次针对顽敌的胜利，描述成一次歼敌128人、美军0阵亡的合法战斗。驻越美军最高指挥官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在例行的祝捷电报中赞美他们给敌人的“沉重打击”。他的忠实信徒、第23步兵师指挥官加上了自己的演绎，他认为C连富有“进取精神”。尽管有各种公报、电台报道以及越南革命武装发布的英语报道，但是对于外部世界而言，在超过一年的时间里，美莱村大屠杀一直是美军的胜利。如果不是越战老兵罗恩·李登奥尔不懈努力，真相也许永远不会为人所知。22岁的李登奥尔曾经在越南其他地方见识过对平民的杀戮，但是他并不是当时在美莱村的百来名美军士兵之一；他是从当天在美莱村的一些士兵那里听说这场屠杀的。李登奥尔焦躁不安，做出了史无前例的决定，仔细搜集美军的不同目击者提供的证据。然后，他结束了一年的服役期，回到美国，全心投入，欲将这一事件曝光在公众监督之下。

李登奥尔的努力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西摩·赫尔什煞费苦心地进行调查报

道，在报纸上发表了一些关于这次大屠杀的文章；陆军的随军摄像师罗恩·哈贝勒在美莱村大屠杀发生时拍下的彩色照片出现在《生活》杂志上，栩栩如生又格外残酷；一名C连士兵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采访中忏悔自白。而五角大楼呢，则一直试图把事件影响最小化。军方声称，越南幸存者的报告极度夸张。同时，他们集中精力于一名最低级别的军官身上，把这样一个梦魇归咎于C连中尉威廉·卡利，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他们对部队里可能存在的杀戮行为展开调查。该调查最终判定，共有30人与大屠杀期间的罪行或掩盖屠杀的事实有关联。其中28人是军官，包括两名将官，调查的结论是他们总共犯下了224项严重罪行。但是，从始至终只有卡利一人被证明有不法行为。他因为有预谋地杀害了22名平民被判无期徒刑。但是，尼克松总统从监狱里释放了他并改为软禁。他仅仅服刑40个月，然后就得到假释；在服刑的这40个月中，大部分时间他还是在自己舒服的住处度过的。

官方说法极大地影响了公众反应。25年后，李登奥尔这样总结道：

“但最终，如果你问大家，在美莱村发生了什么，人们会说：
‘哦，对了，就是卡利中尉疯了然后杀了很多？’不是的，这不是真相。卡利中尉只是其中的一员，很多人疯了，在美莱村杀了很多；但是，这是一次行动，而不是一次偶然的失常。”

回想起来，真正不合常理的事情反倒是去调查和曝光美莱村大屠杀。这一做法前所未有的，史无前例。在战争中，美军犯下的其他暴行——这样的暴行是有很多的——所得到的关注程度，远远不如美莱村事件。当然，大部分暴行没有被拍下来，很多暴行都没有被任何形式的文件记录下来。犯下罪行的人知道自己做过什么，其他人则对绝大部分暴行一无所知。同时，有些调查已经开始进行，但后

来，绝大部分此类调查都被暂停、撤销并最终放弃了。就算是在极少数的情况下，部队内部对指控进行了严肃调查，那些报告也很快就被埋藏在机密文件中，从此不见天日。泄密人——无论是部队内部的还是刚刚离开部队的——会遭到威胁、恐吓、诽谤，如果他们够走运的话，还可能被直接无视，被边缘化。

在美莱村真相成为头版新闻之前，有关暴行的报道不是遭到美国记者无视，就是遭到美国国内编辑的剪切，一贯如此。南越农村地区平民的命运不值得详细探究；甚至于，有些文章即使提到了对于非战斗人员的杀戮，但它们也仅仅是顺便提到而已，并没有暗示这些行为可能是战争罪行。对北越而言，有关革命的资料详细记载了数以百计的大屠杀和导致数千平民死亡的大规模行动，但是这些报告立即就被当作是共产党的宣传而遭人无视。

接下来，美莱村大屠杀被曝光后没多久，对战争罪行的指控就已经过了时——司空见惯，不值一提。在一些传单、小册子、小型出版社出版的刊物以及“地下”报纸中，美国的反战运动日益高涨并一再列举美国军队犯下的很多暴行。然而之前被视为左翼怪人们造舆论的那些报道开始被当作老调重弹，令人打哈欠，而美莱村的屠杀就以很小的篇幅跻身其中。

共和党执政后，掌权的右翼日益胆大，这些冲动在“文化战争”的年代变得更为强烈。在罗纳德·里根成为总统之前，越南战争一般被看成是美国的一次失败。但是，里根早在就任之前就开始将这次冲突重新包装为“一项崇高的事业”。秉承着同一种精神，学者和老兵开始用更漂亮、更温和的词汇重述这场战争，成效颇佳。甚至到了21世纪初期，报纸与杂志发表这些长久以来被掩盖的美国暴行的曝光文章时，为之辩解的历史学家仍然无视大部分证据，继续将美国的战争罪行描述成特例。

但是，越南平民遭受痛苦的规模如此令人震惊，这绝不是几个“害群之马”解释得通的——无论害群之马有多少。谋杀、折磨、强奸、虐待，迫使平民流离

失所，放火烧毁房屋，逮捕而理据不足，监禁而不经正当程序——美军在越南期间，这些事情几乎就是家常便饭。正如李登奥尔所说的，这不是以偏概全。相反，这是深思熟虑的政策的确然后果，而这些政策都是由军队最高层下达的。

★ ★ ★

美军第一支正规作战部队于1965年到达越南，而冲突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数十年前。19世纪，法国控制了越南及相邻的柬埔寨与老挝，扩张其殖民帝国，将整个地区命名为法属印度支那。法国在越南的橡胶工业为殖民者带来了巨量财富，橡胶树渗出的乳胶被称为“白色的金子”。报酬低廉的越南工人（那些在严酷环境中劳作的人），则称它为“白色的血液”。

早在20世纪初，对法国人的愤怒已经发展为一股民族主义独立运动。该运动的领袖受到共产主义启发，特别是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列宁对殖民地世界民族革命的号召。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越南被日本帝国主义者占领的时候，这个国家主要的反殖民组织——正式名称是“越南独立同盟会”，其更广为人知的名称是“越盟”——对日本军队和统治这个国家的法国当政者发动了游击战。在胡志明“卡里斯玛”式（译者注，指魅力威权）的领导下，越南游击队支援了美国人的战争事业。反过来，他们得到了装备、训练以及“美国战略服务处”的支持，而这个“服务处”正是中央情报局的前身。

1945年，日本战败，胡志明宣布越南独立，斟酌词句照搬美国《独立宣言》。“所有人生来平等，”在河内，他这样告诉50万越南群众，“创世主给予我们一些不可侵犯的权利：生之权利，自由之权利，获得幸福之权利。”胡志明年轻的时候在西方生活过好些年，据传闻他生活过的地方包括波士顿市和纽约市；为了建立他设想中的那个自由越南，他希望获得美国的支持。然而，第二次

世界大战以后，冷战日益笼罩欧洲大陆，美国集中精力重建和巩固已被摧毁的欧洲。美国人视法国为在西欧对抗苏联的强大盟友，没有兴趣在这片曾经的法国殖民地上支持共产主义领导的独立运动。相反，美国船只协助运送法国部队到达越南，哈利·杜鲁门政府在背后支援法国重新占领印度支那。

很快，美国开始向越南运送装备甚至派遣军事顾问。到1953年，它为这场日益沉重的反“越盟”战争背上了超过80%的账单。冲突从游击战升级为常规战，到1954年，一支法国军队在驻防完备的奠边府遭到武元甲将军指挥的“越盟”军队猛烈攻击而投降。法国人受够了。在日内瓦多边和谈后，他们同意暂时将越南南北分治，待1956年统一选举后再重新统一为一个国家。

选举从未实现。美国担忧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共产主义领袖、来自北越的胡志明将横扫任何全国性的投票，美国捡起了法国伙伴丢下的烂摊子。美国立即着手武装其南越盟友，阻止越南统一，建立了天主教独裁者吴庭艳领导的政权，这个政权最终成为所谓的“越南共和国”。

从1950年开始，美国支持的这个政权在南越的统治日益腐败、日益高压，而美国自己也稳步将势力推进到东南亚。约翰·肯尼迪总统就任时，共有大约800名美国军事人员在南越。1961年，这个数字上升到3,000，次年上升到11,000。美国人原本是要担任南越军队的训练顾问，然而现在他们日益参与到打击南方游击队的战斗行动中——无论是共产主义的还是非共产主义的——而所谓“南方游击队”，就是那些发动战争来统一这个国家的人。

肯尼迪被刺杀后，林登·约翰逊总统空袭北越，对南越发动了更加激烈的猛攻，战事反复升级。1965年，“顾问”的谎言终于终止，美国在越南的战争正式开始。约翰逊在一次电视讲话里强调，美国不是在插足遥远的一次内战，而是在采取措施遏制共产主义的一次威胁。这场战争，他说，是“北越指导的……其目标是征服南越，打败美国军队，扩张共产主义的亚洲领土。为了反对共产主义扩

张，美国将南越农村的广袤土地——大部分南越人口居住的地方——变成了备受摧残的战场”。

1969年是美国战事的高峰，在这场战争中，超过54万名美国军人在越南作战，大约10万到20万名美国士兵在这个国家之外的地方参与其中。为这场战争提供帮助的还有：中情局工作人员、当地顾问、雇佣军、当地承包商以及来自“自由世界部队”的武装人员——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菲律宾和其他一些国家的部队。在整个冲突的过程中，美国在东南亚部署了超过300万人次的陆军、海军、空军以及水手（与他们一起作战的南越部队有几十万人：到战争结束之前，越南共和国陆军激增至近百万人，此外还有南越的空军、海军、海军陆战队和国家警察）。美国的正式军事行动持续到1973年初，双方签署停火协议，美国作战部队正式撤离这个国家。但是，美国援助及其他支援持续涌入所谓的“越南共和国”，直到1975年，西贡政权被革命部队击垮。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敌人由两个迥异的群体构成：北越部队，以及在南部土生土长但忠于“民族解放阵线”的武装力量。二者构成革命势力的整体，继续“越盟”的使命，反抗与美国结盟的西贡政权。“民族解放阵线”武装，正式名称是“人民解放武装力量”（PLAF），包括便衣的农民游击队，也包括统一制服、专业化编队的正规部队。美国情报机构发明了绰号“越共”——亦即越南共产党人——作为一种蔑称，指站在“民族解放战线”一方战斗的任何人；而在这些人当中，有很多是受民族主义鼓舞而非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启发的。尔后，美国士兵通常把这一标签进一步简化为“共”或“越共”（VC），或根据语音字母表将这一标签别称为“维克多·查理”或直接简称“查理”。

到了1968年，在南越，美国及盟友要面对的敌军，是大约50,000人的北越部队，加上60,000名身着制服的南方人民解放武装力量。同时，革命者的准军事武装（非全日制的地方游击队）大约有数万人。美国人必须把这些人区分清楚：装

备精良、身着军绿色或者卡其色制服、头戴织物和熨平纸板做成的头盔帽的北越部队；身着卡其色制服、头戴邈邈“布尼帽”的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轻度武装，身着“黑睡衣”的游击队（实际上，在不同时间、不同地方，这些人会穿各式各样的不同衣服）。可是，事实上，因为北越部队得到了人民解放武装的兵力补充，“地方”越共会与人民解放武装“精锐”正规军协同作战，临时的农民兵也会协助身着制服的北越军队作战。

敌军名目繁多，又很难区分清楚，这就让美国人很难理解到底谁是真正的敌人。一方面，他们声称越共毫无民众基础，控制村庄全靠恐怖政策。另一方面，本来应当为反共侵略中的南越部队提供保护的美军士兵，杀起平民来却毫无心理障碍，因为他们假定，大部分村民，要么勾结敌军，要么自己就是兼职游击队员。

美国从来不想承认，这场冲突很可能是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美国也不想承认，越南人会倾向于革命，因为他们把这场战争看作是为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土地还有自己的国家而战的斗争。在南越的村庄里，长久以来，越南民族主义者一直在进行着反抗外国统治的努力。对他们而言，美国人也是外国人。那时，当地人民不可避免地卷了解放战争。美国的越南敌人没有先进技术，没有资金来源，也没有值得一提的火力；他们只能把一些战略条件尽可能发挥到其最大效应：隐蔽、熟悉当地情况、人民支持；还有没法量化的一些东西：爱国主义或是民族主义，随便你怎么叫，又或者是希望、梦想。

当然，并不是所有越南村民都相信革命，也不是所有人都把革命看成是民族主义爱国精神的最佳表达方式。就算是在革命力量牢牢掌控的一些村子里，仍然有人笃定支持西贡政权。还有更多的农民，就是不想与战争以及民族主义、共产主义这些空洞论调有什么联系——他们最关心的，是下一季的稻米收成，是他们的家畜，是他们的房子和孩子。可是，炸弹和凝固汽油弹不长眼睛。武装直升机

和榴弹炮蹂躏了风景如画的乡村，士兵们带着M-16来复枪和M-79手榴弹发射器横扫整个乡村；所有的越南农民——支持革命的也好，同情西贡政权的也好，事不关己、只想逃命的也好——都被大规模杀害了。

这场战争的伤亡数字确实叫人惊愕。从1955年到1975年，美国在东南亚失去了超过58,000名军事人员。作战部队受伤人数大约在304,000人次，其中153,000人次的伤情严重到必须住院治疗，75,000人在退伍后严重残疾。在越南服役的美国人已经付出了如此重大的代价，越南死亡人数被极为保守地估计为“成比例地，大约百倍于美国的伤亡数字”。据报道，与美国结盟的“越南共和国”的军队阵亡超过254,000人，受伤超过783,000人。至于革命部队，伤亡情况就更为惨重——大约是170万人，其中有100万人在作战中阵亡，还有大约300,000人在越南政府官方的不完整统计数据中被称为“失踪”。

这些数据已经足够惊人，而更加惊人的则是死于战争年代的平民的数目。至少有65,000名北越平民被打死，这主要是由美军空袭造成的。至于在美国人所从事的这场战争中南越平民死亡的确切数目，可能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了。美国军方尽管如此热衷于量化这场冲突的方方面面——从武装直升机出击次数，到分发宣传单的数目——但却从来没有进行过越南非战斗人员伤亡数字的全面调研，这恐怕是有意为之。南越平民的伤亡数字，只要是美国统计的，一概秘而不宣；泄露出来的那些零散信息，又往往是完完全全的低估。

然而，这些有问题的已知数据，都已经足够惊人，特别是，南越的总人口仅仅只有1,900万。让我们根据这些数据碎片来做些不甚可靠的推断吧。例如，只算医院数据，但不考虑革命部队医疗机构巨大的收治人数（同时，也没法去考虑被美军杀害然而登记为阵亡敌军的平民人数），国防部的统计分析师在战后估算，平民伤亡数字为大约120万，其中死亡195,000人。1975年，美国参议院一个关于难民和战争受害者的小组委员会估算，南越平民伤亡数字为140万，其中415,000人死

亡。又或者，我们可以看看政治科学家根特·路易提供的数字。根特·路易是越战史研究修正主义学派的鼻祖，那个学派总是不遗余力地为美国的这次战争事业说好话。就连他都推测，南越平民伤亡数字超过110万，其中大约250,000人在冲突中死亡。

近年来，谨慎的调查分析和官方统计数据都一致表明，平民伤亡数字比上述各种都要高得多。对越战死亡人数迄今为止最为复杂精细的调查是由哈佛医学院和华盛顿大学的卫生计量与评价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于2008年进行的。这项调查表明，比较合理的估算数据应该是380万人死于暴力冲突，包括战斗人员与平民。考虑到该项研究所使用的方法，仍然有理由相信，这个数字令人震惊，但仍不及真实情况。1995年，越南政府估算，在美国介入冲突的这段时间内，超过300万人死亡，其中200万是平民。这一官方数据，因为这项研究而更加可信了。

同样地，平民在战争中受伤的人数也一直是争议的焦点。现在能够得到的最好数据，已经让人觉得有些痛苦了。根据一份简单的记录来看，在南越，有8,000人到16,000人下肢瘫痪，30,000到60,000人失明，还有83,000到166,000人被截肢。根特·路易计算平民受伤数字的方法是利用南越军人伤亡数据的伤亡比：严重受伤的士兵与阵亡士兵的比值是2.65：1。考虑到平民人口数目，这样一种比例关系无疑是过低了；即便如此，就算使用这个比值去乘上越南政府给出的估算数字——200万平民死亡，得出的结论则是530万平民受伤。越南平民伤亡一共是730万人。尤其是，南越医院的官方记录更是表明，在受伤的人当中，大约三分之一是妇女，四分之一是13岁以下的儿童。

越南平民在战争中的伤亡数字为何如此惊人？因为美国公众一直在潜意识里将美莱村屠杀当作是一个意外，一次绝无仅有的特殊事件。因此，越战中的其他平民死亡事件就难免被模糊成过失，用战后常用的一个词来说，就是“附带损害”。不过就我所见，毫无区别性地杀害南越的非战斗人员——对平民的杀戮经

年累月、无休无止——这件事情，既不是偶然的，更不是无法预见的。

★ ★ ★

2001年6月，我偶然接触到最初的线索，知道了这段不为人所知的历史。那时我还是名研究生，从事越战退伍兵的创伤后应激障碍问题研究。一天下午，我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查档案，一位很友善的档案保管员问我：“目睹战争会不会引发创伤后应激障碍？”我那时并不知道档案里会有关于越战时期战争罪行的记录，从未料到。然而过了约莫一个小时，我手里就拿到了“越南战争罪行工作组”发黄的档案记录。“越南战争罪行工作组”是五角大楼的秘密任务部队，组建于美莱村屠杀案之后，任务是使军方对这类重大战争罪行丑闻保持警惕。

要是把这些档案叫作“无主之宝藏”的话，实在是很奇怪；但这些档案本质上就是“无主之宝藏”。但是，看到一盒又一盒刑事调查报告和这些早被掩埋、几乎已经被遗忘的日志资料，我被打动了。有些文件厚如电话号码簿，里面那些梦魇般的描述尤为细致；还有一些文件，就一张纸，却提示着可怕的事件，却并没有后续调查；其他文件则介乎两者之间。那天，我飞快翻阅这些文件，我差不多马上就明白：它们记载着一场梦魇般的战争，而这场战争在我们现在对越南冲突的理解中却是不存在的。

“越南战争罪行工作组”文件里，有超过300宗屠杀、谋杀、强奸、虐待、袭击、损毁及其他暴行指控，并且都已经得到部队刑事调查部门的证实。这些文件中，有详细描述一次大规模杀戮就打死137名平民的，有78次小规模攻击，造成了越南平民的死亡、受伤和遭遇性侵犯。这些文件中，有141起事件被列举出来作为例子，说明美军士兵对非战斗人员使用了拳头、大棒、短棍、水刑，还有电刑。在文件中，还有500起指控尚未得到证实——例如，在第101空降师的老虎部队大

规模杀害平民的事件中，受害者可能高达数百人。这起事件直到2003年才得以证实并向公众公开。

在“越南战争罪行工作组”档案数以百计的案件综述和盟誓证词中，退伍兵们揭发了在越南农村的偏远之地所发生的事情——留在美国的美国人每天晚上在电视上看不到、每天早晨在报纸中也读不到的一场战争。一名中士告诉刑事调查员说，他先开枪打死了一个孩子的哥哥，然后又贴着这孩子的脑袋开了枪；一名陆军游骑兵面无表情地说，他切下了一个越南人尸体上的耳朵，还打算继续损毁其他尸体。其他文件则记录，农民们在田里被杀害，孩子在陆军营地被审讯员强奸。一桩一桩案件读下来——像这一件，一名中尉“抓住了两名手无寸铁、身份不明的越南男性，一人年龄两三岁，一人年龄七八岁……无缘无故把他们杀掉了”——我开始有种感觉：暴行在这场美国人的战争中，无所不在。

接下来的几年里，我把“越南战争罪行工作组”档案作为基本指引，开始追查不为人知甚或从未披露的越南战争罪行的更多信息。我在国家档案馆找到了其他调查档案，依据《信息自由法案》提交了申请，采访了将军和最高级别的文职官员，同担任过军方战争罪行调查员的人做过交谈。我还在全国范围内对一百多名退伍兵进行了访谈；这些退伍兵中，既有目睹暴行发生的，也有亲身犯下战争罪行的。从他们那里，我才知道，这一切对他们来说究竟是怎样一种经历。他们当年也就二十来岁，生活阅历无非就是小镇上、市中心平民区里的青春而已；突然之间，他们就被扔进越南的村庄，茅屋竹舍，稻田环绕，绿油油的一切简直要灼伤他们的眼睛，他们好像站在从《国家地理杂志》上刚刚撕下来的一页照片上。一个又一个退伍兵告诉我说，夜以继日的疲劳、前后矛盾的军令，在如此异国、如此叫人害怕的情境下，就算是带着来复枪、带着手榴弹，就算是走在手无寸铁的妇女和儿童中间、走在小村寨里，他们仍然感到非常害怕。

有些退伍兵，在我尝试联系他们的时候，一点儿也不想回答我的问题，几乎

瞬间就摔下电话。但是，绝大部分人都愿意同我说说话，很多人甚至显得挺高兴，这大概是因为能同一个对这场战争的真相有所感知的人说说话，也是不错的。从马里兰州到加利福尼亚州，从厨房的餐桌到马拉松式的四小时电话访谈，许多退伍陆军士兵和海军陆战队队员都向我袒露了他们的经历。有些人毫无悔意，比如，有位审讯员，曾经在战争中虐待囚犯，他告诉我说，他的所作所为，不过是标准作业程序；另一位退伍兵压低声音，不想让他的家人听到，他十分坚决地说，尽管有次屠杀平民他是在场的，可是不管他的战友说什么，他都没有扣动扳机；还有一位退伍兵，他发誓，根本不知道什么平民被杀的事情，只是事后听说过他所在部队的一个人从背后开枪打死了一名手无寸铁的妇女。还有一名陆军士兵悔恨地讲述说，在穿过一个越南村庄的时候，他转过身去时，一名当地妇女对着他愤怒地喋喋不休（也许是在抱怨士兵们引起的骚乱），他一枪托打在那女人的鼻子上。他还记得，他一边走开一边大笑，血从那女人的脸上汩汩流出来。几十年以后，他已经无法想象，当时十几岁的自己怎么会做出这样的情来。我也无法把眼前这个天性开朗的人同那个有着残暴倾向的愤怒少年联系起来。

同退伍兵们谈话，使我对战争有了更细致微妙的理解：战争，在有时略显干涩的军方记录语言之外，还有人间况味；在重点调查单个事件的调查档案中，还有语境和背景。这些退伍兵还使我认识到，我拿到的这些档案材料是多么不完整，即便档案里对暴行的详尽指控已经数以百计。比方说，在考察一个案子的时候，我看到文件中提到一起性侵犯罪，想要了解更多信息，就给涉案部队的一名退伍兵打电话。他提供了这个案子的更多细节，同时还告诉我，这根本不是什么反常行为。他说，他所在部队的士兵们还强奸了很多其他妇女。但是，他的战友们所犯下的这些侵犯罪行，还有朝农民随意开枪的事件，都没有受到任何正式的调查。